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二回 輕財色張阿鳳拒賊 買珠釧鮑師爺受賄

且說天來聽見智伯說出打張鳳時知縣退堂一節，便問道：「先生哪便得知？」智伯道：「這是賊官伎倆，如何瞞得我過？這等舉動，一定是受了賄了！」張鳳忍著痛道：「先生既是料事如神，縣裡伸不了冤，你何妨再寫一張狀，叫梁大爺到府裡去告呢？」智伯道：「你還打不怕，還敢做證麼？」張鳳道：「死也不怕，打幾下算甚麼！只要先生肯寫狀，我是到了閻羅殿，也要證他的！」智伯又對天來道：「這番要告他錢神用事，詞中要牽涉到番禺縣的了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天來道：「有此奇冤，自然赴湯蹈火，也要去伸雪的。只是又要費先生的心！」智伯道：「既然梁兄這樣講，我明日就寫好呈詞送來。」當下辭去。到了明日，果然親自帶了一紙呈詞來，交與天來。天來再三致謝，只等張鳳將息的棒瘡好了，便去廣州府呈遞。

且說當日凌貴興聽審完了，回到三德號，不勝歡喜。對爵興道：「今番的千兩黃金，果然用得妥當……」說聲未了，只見宗孔走了進來，一見便道：「姪老爺！你那天來的時候，也不給我個信，我還不知為甚事來的，後來再到你大府去打聽，才知道是為了官司。前兩天美閒又來同我說起，他說聞得這回天來告的狀，連我也告上了，還有一個張鳳做證。我想趕到省城來幫姪老爺的忙，又因為我衙門裡沒有一個熟人，來也無用，因此住了。昨夜我左思右想，想了一條妙計，所以今日特地趕來。」貴興道：「不知叔父有甚妙計？」宗孔道：「天來不過靠一個張鳳做證人，我如此如此……包管天來失了這個幫助。姪老爺，你道好麼？」貴興連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」宗孔道：「既如此，就叫喜來先去。」貴興聽說，即刻打發喜來到譚村家裡，取丫頭美蘭來。過了一日，果然取到，貴興便叫且送到簡勒先寓處住下，宗孔便天天出來尋張鳳。誰知張鳳捱了八十板子，兩腿疼痛，將息在天和行裡，不能出門。一連過了六七天，方才起牀，就到街上散步。早被宗孔看見，一把拉住，便遭：「阿鳳哥！你一向好麼？」張鳳抬頭看見宗孔，心中暗暗詫異道：「他來找我做甚麼呢？」隨口答道：「不破不爛，也不見有甚麼好！」宗孔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和你商量，在這當街說話不便，請借一步。」說著拉了便走。張鳳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又是甚麼事？莫非凌貴興因我證了他，叫這個人來謀殺我麼？在這省城裡，耳目昭彰，我須不怕你，且跟你去，探個虛實，也是好的。」想著就跟著宗孔走。轉彎抹角，走到了一家門首，宗孔便讓他進去。張鳳昂然直入，內中已迎出一個人來，正是簡勒先。三人分賓主坐下，勒先便亂嚷：「茶來，茶來！」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，打扮得十分妖冶，扭扭捏捏的，出來送了一碗茶到張鳳跟前。張鳳舉起一只冷眼，只瞧得一瞧，那丫頭也送了張鳳一眼，就扭扭捏捏的退了進去。

宗孔道：「阿鳳哥，你看這個大姐長得好麼？」張鳳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既然到了這裡，這個人自然是簡兄的內眷，不然也是簡兄的使女，你怎麼就當面評質起來？」宗孔哈哈大笑道：「簡兄，你取出那個來，給他看。」勒先聽說，便走進去，不一會，搬出十個元寶來，擺列在桌上。宗孔又在身上取出一個信封，在信封裡面抽出一張字紙，也擺在桌上。對張鳳說道：「阿鳳哥，我對你說，此刻梁天來和我家姪老爺結下冤仇，打起官司來，這件事人人都知道，是與你不相干的，你卻甘心同天來做證，這是何苦！想來你的意思，不過要等天來的官司贏了，多少要他謝點禮罷了。不知天來這個官司，萬萬不會贏的，你的謝禮，幾時可以拿得到手？所以我同你想，你不如早脫了身，不來管這個閒賬，我姪老爺也可以栽培你。哪，哪！你看這十個元寶，是五百兩銀子。還有這一張，是這裡東街上的一張房契，這房子說大不大，也有三間兩廊，後頭一個大天井。方才和你送茶的，就是我姪老爺的丫頭，今年十八歲，相貌是你看見過的，只要你答應一聲，再也不去與天來作證，這些東西，都是你的。你馬上錢也有了，房子也有了，老婆也有了。你自己想想，打定了主意。」張鳳冷笑道：「多承你家的姪老爺好意，只可惜我張鳳沒有福氣，向來不知道甚麼是女色風流。露宿風餐的慣了，也用不著房子。叫化也可以吃得飽，銀子更是沒用。你家姪老爺的金銀，只好去買那些貪官污吏，卻買不動我這個叫化子！」說罷起身，一路冷笑著走了。

走回天和行，只見施智伯恰好在那裡，催天來進稟。張鳳便把遇見宗孔一節告知，且說且笑。智伯跌足道：「張義士，你這可差了！為甚不假意應允了他，領了他來，明日連這個賊證，一齊到府裡去告發呢？」張鳳道：「先生話是不錯，只恨張鳳生平不會說假話！」梁天來道：「我卻不是這個意思。我的事，本來不干張兄的事，事前多承關照，已是感激不盡了。因為和我作證，前天又白受了八十板官刑，好生叫我不安。此時何不就莫管我這件事，受了他的謝，以後倒可以過個安樂日子了。」張鳳道：「我若是肯貪這種便宜，也不至於叫化了！」三人議論了一回，智伯別去。

過了一天，天來就到廣州府衙門裡去遞了呈詞，巨耐凌貴興神通廣大，早又有人送信給他去了。這個人姓陳，名邦祿，是府衙裡的一名書辦，向來和爵興相好，自從起了這件事，爵興早就和他說過，又誇說貴興如何疏財仗義，邦祿聽在耳裡，記在心上。這天看見天來的呈詞，告的是「財神擺佈，巧織瞞詳，八命冤沉，號天伸雪……」中間還牽涉著番禺縣，好不厲害！便忙忙的來尋爵興，告知此事。爵興便引他見了貴興，大家商量如何設法。邦祿道：「現在本府最倚重的是一個鮑師爺，真是言聽計從，若得這個人應允了，哪怕天大的事，都不要緊。只是一層，向來不曾聽見他受過人家關節，等我且去試試探探，再作商量。」爵興道：「陳兄！怎麼便這般老實！大凡受其節的，幾曾見過明目張膽，胡亂被人家知道？只托你用心去斡旋，我等在這裡靜聽佳聲，事後重重相謝便了。」邦祿辭了出去。

不一日，就來回信，說這件事很是難辦，這位鮑師爺，確是向來不受關節的，並且生平沒有嗜好。我此刻已經又托了人去體察動靜，見機行事了。爵興道：「只是要費心從速，恐怕被他批死了，就要多費手腳了！」邦祿又辭了去，過了一天，又來說道：「天幸有了個機會了！鮑師爺新近娶了一個姨太太，這位姨太太，看上了一副珍珠手釧，一定要買，那價錢可要一萬銀子，鮑師爺卻只有四千，還缺六千買不成功，打算要退還了。此刻要是有六千銀子，代他還了釧價，只怕還可以商量。」貴興忙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即刻打了一張票子，交給邦祿道：「費心代為關說，再當重謝。」邦祿便辭了貴興，一逕來尋鮑師爺。可巧鮑師爺拿著那手釧來玩弄，正要拿去退還。邦祿道：「師爺，這手釧買定了麼？」鮑師爺道：「沒有呢，東西是好的，可惜我一時手邊沒有錢。」邦祿道：「在旁處調動了來，也買了。」鮑師爺道：「一時那裡去調動呢？」邦祿遞過那六千的銀票道：「這個不夠了麼？」鮑師爺驚道：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邦祿道：「師爺只管用去，何必問哪裡來的呢？」鮑師爺道：「這必是你有甚麼要見教。」邦祿就把來意告知。鮑師爺道：「我沒有見過這狀子，等我看過，辦得到辦不到再說，這票子你先帶了回去吧。」邦祿道：「不必。我也知道師爺一向是公事公辦的，這件事明知凌貴興是受了誣告，才敢來說，……」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恰好那賣手釧的珠寶客人來了。鮑師爺看看那手釧，又想起了姨太太，不由的就把那票子，湊了自己的四千，交了給他。邦祿看見，早閃了一閃，躲出去了。

鮑師爺送了珠寶客人，回頭不見了邦祿，就順著腳走到簽押房，只見本府劉太守，正在那裡寫字。見了鮑師爺，便放下了筆道：「老夫子來的正好，請看這張呈子。」鮑師爺接過一看，正是梁天來的狀子。看罷了又問道：「縣裡可曾詳到麼？」太守道：「到了。」就取出給鮑師爺看。鮑師爺看完了詳文案卷，暗想這件事好不糊塗，那番禺縣雖然斷定了天來是誣告，但是賊眾行劫，煙殺七屍八命，是一個重案，何以單單申飭了梁天來，卻沒有另行緝盜的下文呢？這件事一定有點蹊蹺。方才陳邦祿的話，未必靠得住。可恨那六千兩銀子，已經付了出去，無從嘔還他了，此刻怎麼辦呢？不覺心下一陣發急起來，打不出個主意。劉太守問道：「老夫子看完了麼？你向來料事極明，這個案看來誰虛誰實呢？」鮑師爺因為沒了主意，回答不出，因道：「太尊看來怎樣呢？」

未知劉太守說出甚麼話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